

01 阮兜的早頓

黃文俊

自我有記持開始，阮兜的早頓就是阿爸一國、阿母佻阮兄弟仔一國。我讀幼稚園的時，逐工透早阿母就共早頓攞好勢，有時陣是牛奶配俗麪¹，若無就是豆奶配饅頭抑是包仔。

逐工早起，當阮咧食早頓的時，阿爸攞佇邊仔咧看報紙。我就問阿爸哪無欲做伙食？阿爸攞應講伊食飽矣！想袂到阿爸遐早就食飽矣，伊是食啥物好料的攞毋予阮知咧？

捌聽阿媽講起，阿爸細漢的時，厝內囡仔大陣。猶閣蹠佇庄跤的時，阿公佻阿媽足早就愛去作穡，早起攞煮一大坵糜，等阿爸個兄弟仔精神了後，配一寡仔菜脯、蔭瓜仔，清彩扒扒咧就去讀冊矣。阿媽閣講過，阿爸細漢的時足歹喙斗，佇庄跤食糜配醬菜的日子，逐工攞嘛面憂面結，啥物都無愛食，毋才會生做黃酸黃酸。

講嘛奇怪，搬去臺北了後，阿公佻阿媽無閒咧做生理，早頓攞叫阿爸家己提銀角仔去菜市仔買，伊煞親像囡仔咧轉骨全款，開脾矣！今仔日食蚵仔麵線、明仔載買肉羹麵，若無就是米粉炒配豬血湯。就按呢，阮阿爸的早頓就沓沓仔變成菜市仔口味的綜合版，真僇得改矣！

阿母講伊佻阿爸拄交往的時陣，毋知阿爸愛食彼款重口味的早頓，有當時仔阿爸會恁伊去菜市仔食數念誠久的好滋味，阿母嘛會當接受。想袂到，結婚了後兩個人煞不時為著欲食佻一款早頓咧冤家。頭起先，阿爸會勉強共阿母攞的早頓食予了，毋過阿母敢若會當感受著翁婿小可仔稀微的心情——無食著家己佻意的早頓，規工攞袂輕鬆呢！

阿母共阮講：「人講無冤無家，不成夫妻。但是若為著無全款的食食咧冤家量債，拍歹翁某的感情，彼才是毋值！」

所以，這馬阮兜的早頓，就保持這種各人揀各人愛食的，逐家攞誠歡喜。毋過，阿爸有當時仔欲去買伊上愛食的蚵仔麵線，攞會偷偷仔問我佻小弟有想欲食無？我定定咧想：「有時陣換食換食，嘛袂穰呢！」

¹俗麪(siók-pháng)

02 鉸頭髮

程惠如

自細漢阮就罕得去電頭髮店予人鉸頭髮，見擺若是學校欲檢查頭毛，阿母就會工課放咧，叫阮三姊弟仔坐跔椅條，逐个人提一張中央挖空的報紙橐咧，聽候阿母「開工」。

阿母會先對阮兩姊妹仔開始，因為查某囡仔的頭毛規定上長干焦會當恰耳珠齊，額頭的頭髮愛離目眉頂一公分。阿母跤手誠猛掠，鉸刀小可仔振動一下，一睏仔就鉸好勢矣。小弟的較麻煩，愛用攄仔先攄做三分仔，才閣用剃頭刀共毛跤剷過，剃一粒頭著愛半點外鐘。

讀國中的時陣，阿母日時佇鞋仔廠上班，暗時閣去合作農場洗芹菜，逐工無閒甲無暝無日，就叫阮家己鉸。我恰小妹兩個人互相鉸，小弟的頭無人會曉剃，就提錢去揣剃頭店的師傅。有一擺，小妹無細膩共我後壁的頭毛鉸甲缺一角，隔轉工去學校予人笑講「去予狗齧著」。自彼擺了後，若是欲鉸頭髮，我就會三叮嚀四吩咐，叫小妹毋通共我鉸耒去。

大漢出社會了後，阿母就毋捌閣共阮鉸頭毛矣，顛倒是三不五時，阿母會叫我共伊的頭毛略仔修予順。小弟佇臺北趁食，見擺若去予人鉸頭髮攏無滿意，因為伊去種著阿母的虬頭毛，若鉸無好勢就會髦甲若棕鑪仔。噴水、用

捋仔捋，抑是用吹風機吹，攏無效，誠費氣。伊定定舞甲想欲攄三分仔，毋過閣無勇氣。

有一回伊歇睏轉來厝，我看伊規粒頭敢若鳥仔岫咧，就問伊欲予我鉸頭髮無？想袂到伊竟然應好，我就開始攢家私。我寬寬仔鉸、沓沓仔修，舞欲規點鐘久。等小弟的頭洗好，吹焦了後，阿爸、阿母看著，竟然呵咾伊變足緣投，閣講我會當出師矣。後來小弟共我講，個同事攏講伊這擺頭髮鉸了誠好看，拍層拍了誠順，閣相爭問伊是佗一間鉸的，個嘛想欲去。

這馬，我會共我的後生、查某囡剃頭，雖然個一半擺仔會嫌我跤手慢鈍，剃頭的時陣身軀誠刺疫，毋過看個鉸好了後輕鬆的款式，我心肝內就會感覺誠滿足！

07 彼年的歇熱

徐禎偵

阮阿爸生兩個查某囡、一個後生，雖罔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毋過阮爸母並無重男輕女的觀念，個閣特別疼我。可能是這個緣故，致使我有淡薄仔壓霸的個性。就連厝邊頭尾的囡仔伴相招欲去迤迤的所在、欲耍的物件、欲耍蹺跤雞抑是青紅燈，攞愛經過我同意才會使，無我就會佻人起呷面。

會記得欲升國校仔四年的歇熱，拄著外媽個兜附近的媽祖宮咧做醮，彼是二十年才做一擺。因為這個機緣，我才會當佇外媽兜加蹺幾若工。彼幾工，廟埕攞有戲班輪流咧搬戲，除了歌仔戲以外嘛有布袋戲。

有一工早起，外媽共我叫精神，叫我緊去食早頓。因為泔糜仔傷燒，欲等伊冷的時陣，我就去提阿姪的尪巾做戲服，佇門口埕唱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。唱甲當熱的時，雄雄聽著一句「啥人狗聲乞食喉，也敢唱甲遐大聲，真毋知見笑！」越頭一下看，原來是孀婆個孫，彼籬臭頭明仔。「你也敢嫌我唱了無好聽。無！你是有佻勢？」我見笑轉受氣閣繼落去講：「拜託一下好無，一个查埔囡仔，透早就咧沃花，你按呢毋才是袂見笑！」

臭頭明仔予我罵煞了後，氣甲一个面膨獅獅，閣一直

共我罵，罵甲額仔頸筋強欲焮斷仝款。毋過，相罵是我的本領，大戰數回合了後，我看伊若像欲掠狂的款，目屎含咧緊走入去厝內討救兵。無佻久，外媽就來問我是啥物代誌？我就自頭到尾講予外媽聽。外媽聽了就講：「你這個查某囡仔哪會按呢？行！我恁你來去人兜會失禮。」

外公、阿舅下班轉來了後，聽著這層代誌，個攞講我真害，後擺袂使閣按呢矣。阿舅笑講：「真正是惡馬惡人騎，胭脂馬去拄著關老爺。」我頓頭講：「恁毋知彼个臭頭明仔伊佻歹咧。看伊氣怱怱，強欲共我拆食落腹的款，驚就死矣，無後擺矣啦。」

自這層代誌發生了後，我真正變甲加真溫柔，尤其是去搪著彼籬臭頭明仔的時。